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八

二至

詳校官中書_臣李采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碑

二十一

排體
神廟

少室山少姨廟碑 唐楊炯

臣聞崑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
其正地太山東南之白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
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剡濬洫必憑

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為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
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
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
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
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同覆簣共工觸皇天
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嚮像考
於含神紀白玉猶存驗于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
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高高佐命若乃乾坤之

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蹕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
市臨於域中樞機正于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
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
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為
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
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於塗山室家所以成其
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
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

彤壘亦猶將侯三妹青溪之軌迹可循虞帝二妃湘
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
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
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厯周
隋四望於是莫脩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
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絃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
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
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甄其四石東西南北之

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既其四海天皇貴與天
乎合德富與地乎俾資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
羲畫卦惟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
無於成器功周于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
榜嘉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
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閔夭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
天神地祇復廟重櫺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
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

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
之音初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鐘磬芋瑟
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
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猶
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為政
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
畫衣不犯載酒無冤免禽獸於網羅納衆羸於軌物
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始闢西膠漢代之

召諸生初開太學辟雍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班其
政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
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
高將軍於是乎宜戰乘斗柄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
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
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効
珍考其周書有赭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
走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于域隍陶侃之飛入八門

未遊於宮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孚大運天
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烟雲繡索而合
彩日月淑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
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
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駭衆驪連不足使扶
輶可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
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
人旁求故實以為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帝八

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詔
蹕鳴鑾巡漢王之中嶽煢惑先烈招搖在上隱天而
動地欲埜而歆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
薄道伊闕捷轅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
雨仍求載祀之經對閒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於
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
徒下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
忘其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轡轡南北崢

嶸繡栢兮雲楣光照耀兮奪日桂棟兮蘭櫟氣氤氲
兮襲人皎日登于約䟽奔星下于閨闈珠簾玳匣上
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
寶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
水瑤壇旁臨處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
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布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
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宏亮仙
女層臺風烟爛漫軒轅之訪大塊先求收馬之童太

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
昌夫降神也景福繇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聰
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
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寔陳信而
無愧日之吉靈之來蜺為旌兮翠為蓋雷為車兮電
為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
冥而洒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矐矐矐矐照白日
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燦燦爛爛吐明

月於瀛洲之畔佩珠璣而玃璣襲羅縠而飄飄建晨
纓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徙倚兮徘徊
羣仙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
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
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蹕停支石之機神女
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
之蘭蕭妍娉妙妓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
既闋禮容斯脩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

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
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四載仍
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銜八龍猶紀春山之石況乎
上照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
位密邇於神州豈使命德不傳頌聲無紀繇是三天
降策有南霍之叔儲八文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
鐘繇之字惟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承明詔其詞

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收蒸人光宅六合懷

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

其一

軒稱配永崑嶺帝出堯

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

咸秩

其二

皇家啓聖受命於天上鍊五石旁䟽九川開階

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

其三

天子建德重規

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宇率由舊

章粵若稽古

其四

璇宮夜敞銀榜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

雷山河冀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

其五

化定制

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殷正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

氣白星黃風搖露濁

其六

兩京畿甸五載巡遊驅馳太乙

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驚躑躅寓目周流

其七

鬱鬱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

經可覲石室徘徊瓊膏滴瀝

其八

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瑤

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

廟庭

其九

旁求祀典載垂天渙始詔林衡俄成壯觀紫槐

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如遊白岬

其十

文狸赤豹霞策

雷車隱隱中道旬旬太虛遂停龍駕永托神居天廻地

上霧歇雲除

其十

衆靈睽易羣仙容與衡嶽夫人漢濱

游女洛川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携繽紛儔侶同氣同

聲爰笑爰語

其十一

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

行潦日吉兮良辰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

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穰穰

其十二

嵩山啓母廟碑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

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
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為魚
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鯨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
徵往事于姑泉絃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
誰子既老氏之多惜忽然為人寧賈生之足辨臣謹
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啟之
字曰開厥后相傳或為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
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為陽翟婦人事不經

見諒無所取粵若王斗璇璣李母之居隣北極金臺
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為母則羣物以萌月為母
則容光必照坤為母則上下交泰后為母則邦家有
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
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
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昏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
識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
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

士歌南國徒聞侯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
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
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
上母變空桑脉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蟬蛸
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
嬪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
反論乎誕載羣下莫尊于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
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

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闔混
沌而為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歷數順謳歌金匱玉版
服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
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衣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
赫赫其道治于成康漢室巍巍其化超於文景東漸
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
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遊
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于

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于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
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
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于鄰鄰人得其
和遂同于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
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
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
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
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

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稍召風伯
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北游
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武
帝有事嵩丘即訪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
年侵聖情有勝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
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遞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
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
合沓於溪澗白霧氤氲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

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
隙因高背下察隱嶠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
構周官置泉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葩奪
日飛累榭于山間綺綴衝風架迴廊于木末仙人在
棟神女臨窓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玉為
階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蘊藻于前
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
風自隔蠶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

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檐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
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憇白羽扇兮青絲
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
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
熒霞駁雲蔚鼎俎則龍胎鳳卵蒸蕙燃萸膳則木
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
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倉龍兮吹簫右白虎
兮絀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

寥寥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
耕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
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縣眇玄
女以明月為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
人畢集于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
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
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聞
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

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挾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露震蕩雷風笙歌近接鐘鼓遙通其昔在媯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刺其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更下台桑予娶

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維荒其三宛委既登輶輶

佇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秘生涯糾錯其化則

遷其靈是託其四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鬼去

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壝壇歲古棟宇年推其五皇矣大

唐麗哉神廟膺圖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

明明太宗於茲為盛其六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宸而化

垂衣以若三靈膺靈六氣氤氲魚鱉咸若雞犬相聞其七

重譯請命殊鄰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禮人

和萬樂汾水可遊岷山何邈

其八

隨巢舊室夏啓遺居盛

德不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丰懷降鑒其祀

如初

其九

虞衡掌水班垂葦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杜草積

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宮為輔

其十

珠簾洞捲玉座

含清金翠灼爍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稀有

物惝恍無聲

其十一

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緜縹緲躊躇

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條來忽往星繁電燭

其十二

壯

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

鐫辭魏魏皇室萬萬餘基

其十三

渭州天妃宮碑

明周嬰

陰陽不測運行天地之先神秘無方獨化形模之表
凡以胞胎元一陶鑄大千拯球橫流推挽厄會者也
粵自九戰聽哲玄女授于兵符五氣流殘金母司于
天厲坤元軸折斷鰲之烈猶存月殿藥成顧光之精
常朗天遺夏室能佐玄夷仙去殷房長携紫草東陵
導物今為海神之宗南真擲輪總領種民之局豈非

彌綸道屈權資冥略人謀數窮理憑幽贊者乎夫妃
者湄州山中之神女也姓林氏曾祖保吉後周統軍
兵馬使祖孚福建道總管父愿都巡檢德素自傳銀
艾相亞趙熙行德素臺席其餘慶寶峙藏枯瓊英承
其長祚妃遂鍾美冠族纂慶祔宗地變紫金表于
始生之旦神貽銅篆佩從方齒之年金髓丹漿之
奇非有情于服紺瑤笈瑤膝之旨全無關於采閱
標清嶺異性愛齋居藏往知來自然靈悟彩繡逆

浪學丹水之梅姑綉履踏潮似洞庭之李婦熙衾辭
於素對交祐却其靈匹林龕寂寞偶影成道霄霓
高邀解形登仙釣樂參差導魚軒于先路霓裳彷彿
總龍轡於泰清時謂禺彊之女亦云建邪之妹紉質
既遠蘭真屢覲朝廷嘉美封爵疊榮進位天妃娥尊
星極矣蓋嘗攷之大川之神以妃為字雨暗江淵識
湘君之出入風收河洛見宓女之往還東海浮姬翠
衣烟霧漢皋英媛魁服弄珠咸垂川后之稱俱服靈

妃之號至其光景緬邈乘烟煨以遠遊神驗蕃隆洞
忽荒以遙集則惟天妃之異固可更僕而言也若夫
雲旗拂壘殲花靨之遊魂雨塊膠舟托夢曦之窮寇
奚川鏖戰虜帆墮於霧中仙海交綏夷艦飛於風外
靈山之北羗氏刈旗于前臨海以南車公沉碑于後
皆因靈響以建茂勲此則妃之功也香樹花青旅人
之舟已返神燈焰紫轉輸之地無虞樂浪危檣下絳
衣而旋舞流求使楫降朱火之晶熒此又妃之功也

甘井流泉沉絮鉤于磨水重雲睹貌綴野仲于神潢
分風擘流見諸寧海拒潮變汐聞自錢塘鑠石除災
舞非赤羽稽天息沴脅異朱繩此又妃之功也神宮
有恤即是高禰壇石未破寔為衆母弓衣徃後詎諠
鄴令之祠牢醴來祈寧俟枚臯之祝此又妃之功也
妃有禦災捍患之功歸釐致福之勩勤勞國恤巡靖
黎蒸是以北自玉京祠官領於清閒南傾沙界像設
備于閒安日日獻玉衣歲歲錫紫綰千秋異數百神

罕儼若乃即宮洞壑作峙粉榆丹殿霞靄椒北却倚
瓊庭波泛冥海為池弱水三環王母之居斯在神光
百里帝女之宅攸宜西海夜歸潮風滿遄高丘旦望
雲氣成帷蓋其生長之區尤著肅僊之象橫海將軍
武平車應山即前溫處叅將車公梁之子也克世其
職典戍茲州虎旅誰何方笑棘門之壁龍荒遠矚如
得常山之符制挺一呼可撻利兵堅甲驅市而用皆
成孝子順孫干城在焉春秋少事樓船遺錦滄津鏡

流登帳殿之巋然瞻輝容之有晬永言致敬以赫厥
靈於時歲在甲寅運躔無妄寄生為祟跂踵見妖鬱
夕囂晨自成災青炎陽沉雨爰札闕瘥嘗見龜文之
經及驗枕中之記闕云金木之年必有疫癘雖神道
茫昧而天夫流行矣君饑渴則與士分甘吉凶則與
民同患乃以為潛山長吏曾請救于文子潁川太守
亦求術於君安遠涉風波躬為解祀於是動靈心之
震怒藉神力之毆除騶炬何施游光遠竄葦矢何激

帝子橫奔謝柰寔于福鄉却桃花于抱朴赤車使者
愧其冠軍之九負局先生慙其磨鏡之藥可謂資道
而同乎道由神而冥于神者也爾乃沉琮稱賽騰燭
言酬茆茹縮疊掇臨階之弱卉蘭香煇沐采夾道之
芳枝潔齋豐盛繁會壽宮之下黜牲玄牡嚴恭奕構
之間珠匣留釵想繽紛于戴勝玉床安錦候絳繚于
更衣令姱女以展詩招佩蘭而跼地緩歌赤鳳忽臨
十月之壇會舞翠曾疑赴雙蛾之渚極夜熙之盛禮

侈陰祀之上儀用報先功亦綏後祿昔者三角夫人
惟解長生之要九靈小女靡襪亢極之災虛負上真
無禪下土或有楓林極睇蒼黃設于暮秋漢水招祇
蘭社沉于上巳青溪小姑之廟橫作威稜白水素女
之祠無聞冥響肅襟展禮猛厲鏘音豈無愧于居
歆亦徒勞於肇祀至如青蓋之臨牛渚繡衣之見
龍舒能使邑里不被干戈善惡彰其報應烏飛紺
幄禮聖母者繁昌魚上青壇崇郝姑者福饗盡口

雙輪之處水旱仍祈秦岡列壁之圖愆違應禱崇
不過三家之社神不踰一歲之期當時則榮轉瞬
亦已豈若辰儀駐景蔭映千年精爽凝義婢媛六
合不生不滅視聽儼然若亡若存名言莫罄者哉
宜有嘉頌式昭徽音是知黃絹素文終慚虞水銀
書翠石還擬瀨鄉銘曰

乾樞構象地紐靈承柔功廣運陰德潛凝神姬誕降
中洲是憑鬱若青丘煥若朱陵閣朝羣帝臺接九層

列錢銜壁璇璣度。絙荷生梁棟。雲抱觚稜。八鴻路貫三。
山坐凭䟽。年攸濶。緼日飛凌真樸。雕散災難頻。仍絳螭。
佇駕赤豹。遙乘騶從。羽客輪似竒肱。金童啓戶。玉女燃。
燈。陽暉戒亢陰。咎警恒風迴。冠蕩霧塞陣。崩青耕伏。
處。赤疫繁興。蛇遊敝篋。鼠統枯藤。卷無飲酒門。有填膺。
仁祠夜榮。害氣晨懲。毆非百隸。役遣二滕。飛梁斷絕區。
隅。爾激禮兼浮。展燎舉樵蒸。六瑚苾達八羽歌。升瓊芳。
交鼓。瑤席陳繒珠。明鮫室香發。麝腴倣慶盼。嚙介福。

歌蒸塵雖麻母灰問胡僧儀天績遠配地道弘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碑二十二

排體
雜碑

溫湯碑

北周度信

咸池浴日先應緣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
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毛
不勝仲春則榆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色變者流

為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為三危之露烟青于銅浦色
白於鉛溪非神鼎而長浮異龍池而獨涌洒胃前腸興
羸起瘠秦皇餘石仍為雁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
之瓦山間涌水寔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
泉消疾聳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疴在乎咸康之世嵩岳
三仙之館不孤擅于天池華陰百丈之泉宜獨高于蓮井

丹陽上庸路碑

陳徐陵

在天成象咸池屬于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于四瀆國

險者固其金湯儲蓄者因于轉漕貨財為禮專俟會通
厥田為上皆資滲瀝大矣哉坎德之為用也是以握圖
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
官遯矣高陽爰重冥職舜為太尉于是九澤載疏禹作
司空然後百川咸導開華山于高掌鑿靈沼于周源
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以濟民有
道稱皇無為曰帝若夫雲雷草創剪商熙夏之勲鑄寶
鼎于昆吾安能紀勒陳鴻鐘于鄴岳豈易揄揚斯固名

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橫流屈至道于汾陽
勞凝神于貌射聖人作樂簫韶備以九成詰王盡禮春
官總于三代豈止金門桴竹玉尺調鐘公帶獻明堂之
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鳥既序孝經
河出應龍乃私周易若夫固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
宣八音繁會不移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
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咏歌
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為彭老之教終沒愛河儒墨之

宗方難大宅豈如五詩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
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象之力持
所未勝秋兔之毫書而莫盡忠信為寶懷祈免于白駒
明德惟馨山川舍于駢犢至如月離金虎泥染石牛簪
蔚朝興滂沱晚注而清蹕纔動纖羅不搖高閑將臨油
雲自關陽烏馭日寧懼武賁之弓飛雨彌天無待期門
之蓋震維舉德非曰尚年若發居鄴猶蒞在漢濤如白
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孰辨梅湖之路專州典郡

青鳧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
涉玩此脩渠乍擁楫而長歌乃樅金而鳴籟斯寔曠世
之奇功無疆之鴻烈

長沙土風碑

唐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辰象下為郡縣遁
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
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蓄宜鳥獸其穀宜秔稻厥
草惟綠蔞蔞杜若荃蘅留萋藹車出焉厥木惟喬椅桐

桂檉貞松文梓生焉蕩篠嬋娟於原野砭砭照耀于
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漢
道陵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朝
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勲成定國桓文之
舉亦何加焉至于致禮舊君請屍歸葬桓氏之子可
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
鄧祭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
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湘

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修短疵癘未達天常而云家
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
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赫曦之日
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于圖書
鵬鳥似鴉但聞于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
譽又焉可為信哉固徵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
曰

舜去黃屋於焉巡遊禹逢玄夷於焉滯留五嶺南指三

湘北流鄰聯滄浪邊遙岫嶺湘山之下青青衆草有蕙
有蘭在江之島烟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
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
柯葉沃沃不榘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隋
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
之隈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碑二十三

排體
雜碑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唐王維

夫京兆號為難理清淨病于不給刀筆拘于守文或以
軟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為丈夫用鈎距蓋非長
者我則異于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于任數巧算

不能知堅壁于畫一善政不能下摧宿豪如雜草無愠
色視大權如厖塊無傲容百司之吏總一德以咸服五
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
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
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
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為豪借客報
仇聚人為盜或白日手刃或黃塵袖鎚政寬則以身先
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史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

縛之立死鈐下于是人入閭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
人頽太甚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賦
於無衣六軍侍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
降威人罔畏罪台恐寇盜乃邑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
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
淫震雷霆之威其或宥過饕人減雙雞之膳圉人省五
馬之秣洵不獻服巧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
煙不動道殣相望不惡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

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
赤岬澤將為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漁衡麓之守
廢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室有漁餐斬陰伐陽市
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于力役
他山遺於度材公命括朽壤填巨石辦大木去編管其
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始
學未女始安織于是鮑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
其畝我有子弟願閑其行卿黨以睦學失其獨道路有

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既無吠狗亦無奸人
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
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且公之德升聞于
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于累官著聲于所在
其丞秘書也閱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為子孫之藏密有
絨滕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
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為暴人有不保居撫
之不為諂存者考其事壯者食以蓄之行者緝其宮藝

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
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
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束蘊取火伐樹寘薪醲酒而祝曰
有功于人祀為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以來人
之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愛
必以敬也神既靡咎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驚
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炊天燂地靈衣且為煨
燼豐屋將為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

雨降周于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
若紀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
夫訓人至于禮義曰德安人免于阽危曰功德者上賞
于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刊於石以予學于舊史來
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為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
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媿文書事益實

潞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

有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採其名節尤彰可激清頽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闕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理冥古遠琬琰不剝豈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潯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潯陽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人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于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

東奔勾吳月涉星迢或七日不火傷弓於飛逼迫于
昭闕匍匐于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揆
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
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偕如曹娥潛波
理貫于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却
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
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于楚
國申胥泣血于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于

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有為之士烏能
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
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像如在精魂可悲惜其
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君名晏家
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若主
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涉丹陽李濟南朝陳然
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畧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
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
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
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于此女分壺漿減口而
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
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

睢陽廟碑

柳宗元

急病讓夷我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

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
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
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
人不遇興時鬱龙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援臂之
將軍天寶末寇劇兇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
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蕃以佐命元老
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
公遠義氣縣合訂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

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
睨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
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
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城庶通南北
之奏復拔我義類托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
沮漢兵已絕守䟽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
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
專于三板偏陽縣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

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惜亡衣之賦身離楚埜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燹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米其初心烈士

抗詞欣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
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
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
葬刺鮑信之彤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
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闕于周典徵印綬于
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
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謹以怒寇俾
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

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詞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于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

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卿之夢倘來麒
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
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
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兇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踴
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
衝外舞缶穴中偵鈴焉非艱析骨猶競浩浩烈士不
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

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詞圭璧可碎堅貞不
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慙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
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
焉勛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
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壯牢伊
碩黍稷伊豐虔虔孝祠望慕亡窮刊碑河澨萬古英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一

吳訥曰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
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為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
中為鹿盧繞之緯用以下棺事祖廣記云古者塋有
豐碑以寔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於上稍改用石

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地里家以東南為神道碑立其地而名之耳徐師曾曰塋者既為誌以藏諸幽又為碑碣表以揭於外其為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叙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系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於釋老之葬亦得立碑以

僭擬乎品官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亦別題也若夫銘之為體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略亦相通焉此不復著

吳季札墓碑

周孔子

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

漢中侍樊君碑文

漢闕名

君諱安字子祐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為之喉舌以致中興食采于樊子孫

氏馬奕世載德守業不愆在漢中葉篤生哲媛作合
南頓實產世祖征討逆畔復漢郊廟而樊氏以帝元
舅顯受茅土封寵五國壽張侯以功德加位特進其
次並以高聲處鄉校侍中尚書據州典郡不可勝載
為天下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典記傳古今異義甘
貧樂約意不回貳天資淑慎稟性有直秉操不移不
以覬貴世政促峻邑宰寡識慢賢役德被以勞事然
後慷慨官於王室歷中黃門冗從儀史拜小黃門小

黃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其事上也貞固密慎矜
矜戰戰作主股肱助國視聽外職不誣內言不泄為
近臣楷模以兄弟並盛雙據三郡宗親賴榮年五十
有六以永壽四年二月甲辰卒朝思其忠追拜騎都
尉寵以印綬策書褒歎賻贈有加嗣子遷實以幼弱
夙叙王爵而喪所天禮備復位以延熹三年冬十有
一月自主蒸祭乃尋惟烈考恭修之懿勒之碑石俾
不失墜其辭曰

肅肅我君帝躬是翼王事多難我君是力秉此小心以
亮皇職惟帝念功庸以與服大命傾實魂神遷佚龜艾
追贈用光其德藹藹遺稱作呈作式勒名茲石垂示罔
極勲名不剋永昭千億

張平子碑

崔瑗

河間相張君南陽西鄂人諱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張
老為晉大夫納規趙武而反其侈書傳美之君天姿
睿哲敏而好學如川之逝不舍晝夜是以道德漫流

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瓌辭麗說竒伎
偉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然而體性溫良聲氣芬芳
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者矣初舉孝廉
為尚書侍郎遷太史令實掌重黎歷紀之度亦能煇
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漢遷公車司馬令侍中遂
相河間政以禮成民是用息遭命不永閤忽遷徂朝
失良臣民隕令君天泯斯道世喪斯文凡百君子靡不
傷焉乃銘斯表以旌厥門其辭曰

於維張君資質懿豐德茂材美高明顯融焉所不學亦
何不師盈科而逝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實以為恥聞一
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稟授無形酌焉不竭沖而復
盈廩廩其庶疊疊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苟華必實
令德惟恭柔嘉伊則孝友祇容允出在茲維帝念功往
哉女諧化洽民離愍而不弔降此咎兇哲人其萎罔不
時恫紀於銘勒永終譽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蔡邕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惟司徒之孫太尉
公之胄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肄勤式建休勲啟洪
範公祇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
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
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
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於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
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術通明宜建師保
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獻

帝以機密齎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命公
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
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羆之
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巖巖大理惟制民命命公
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於憲之
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
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
命公作司空公惟戢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

臨下民彞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
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於
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尊有虞於上庠茫茫
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
惟休哉帝欲宣力於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
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
子大簡其勲用授爵賜封侯於臨晉功成化洽景命
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於左中郎將郭儀作策

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
命畢備而後即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

曰

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勲在王府乃及伊公克
光前矩悉心畢力脩其祖武化洽羣生澤霑區宇帝曰
文烈朕嘉君功為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
庸位此特進於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頌
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叅光日月比功四時身

沒名存永世慕思

陳太丘碑

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
之數資兼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
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
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
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
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

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
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
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閒心靜
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
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祿垂勲
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
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郡
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

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卒臨沒顧命留塋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數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賜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於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

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
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
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
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
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
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
及之重選大掾以成斯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
朽者已乃作銘曰

我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
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於棘命不
可贖哀何有極

郭有道碑

蔡邕

先生名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
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
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敏明哲孝友溫
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

馬輿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勵行直道正辭貞固足
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探綜圖緯周流
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
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嚮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
門收朋勤誨蒙童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
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
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

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
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
所寘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
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
何而闕斯禮於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
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
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墻

重仍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
高樓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
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耀嗟
爾來世是則是效

鴻臚陳君碑文

魏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丘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
唐亦以命禹其後媯滿當周武王時祚土於陳君其
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

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膽智應於無方弘裕足以容衆矜嚴足以正世然後研幾道與涉覽文學凡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疊疊焉其誘人也是以令聞廣譽塞於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略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傳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俱處於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觀及太丘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

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聞名心矍言
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豫州
刺史嘉懿至德命敕百城圖畫形像於今遺稱越在
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閬乃覃思著書三
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
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
網蠲除四府並辟弓旌交至雖崇其禮命莫敢屈用
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為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

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
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輿
並戒君冒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
恥視事未基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
爭利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為已致死乃辭而
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
行寓於邳郊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
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

送女在塗君為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
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奸謀使不得成國用乂安君之
力也唯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
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
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
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勲靡建茲海內所為嗟悼
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羣卿以下臨
喪會有子曰羣追惟蓼莪罔極之恩乃與邦彥碩老

咨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於後其
辭曰

於穆上德時惟我君固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作則實
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於事親雖處
畎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鄰平原冠深遂辭其
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諗國惠我無垠復命喉舌
秉國之鈞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穹蒼不授遐年眇
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虧朝誰與詢煢煢小子號泣

於旻勒銘表德久而彌新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二

工部尚書鮑防碑

唐蘓頲題

有唐尚書東海宣公姓鮑春秋六十有九公從三十
六載致政二年歷官二十五凡居達官之長十二領
四嶽十三州牧之寄三貞元六年秋八月景申薨於

洛陽私第冬十月旬有七日從先公於北邙南原詔
贈太子少保給鹵簿鼓吹旌其卒葬後三年嗣祖宗
由惟中古封樹之制且曰丘隴與年代相推幾何而
平松栢與霜露相薄幾何而盡將令百代之後游九
原者徘徊不朽之烈歎息可作之美其惟金石刻乎
是用建碑表墓以揚先懿公諱防字子慎河南洛陽
人其先蓋夏禹之苗裔春秋時杞公有仕齊者食采
於鮑因以命氏曾祖標皇隴州汧陽令祖仁興雅州

飛越尉贈眉州刺史父思溫彭州唐昌丞贈工部尚書皆盛德下位發祥於今天寶中天下尚文其曰聞人則重伴有德貴齒高位公賦感遇十七章以古之政法刺譏時病麗而有則屬詩者宗而誦之舉進士高第調太子正字中州兵興全德違難辭永王去來瑱為李光弼所致光弼上將薛兼訓授專征之命於泉越輟公介之始兼訓之奉光弼也以順命為忠不及於義公知光弼之不終也諭而絕焉東越仍師旅饑

謹之後三分其人兵盜半之公之兼訓也令必公口
事必公手兵兼於農盜復於人是時中原多故賢士
大夫以三江五湖為家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藪
以公故也徵拜尚書郎優游公卿間執政者以代言
之司見屬無何薛兼訓寢疾太原上以北門寄重軫
念於薛思所以貳而代之者莫與公比召對勞賜寵
而遣之公之至也人不知其帥之疾帥不自知其疾
及其代也由亞尹中丞洎居守專征之倅各遷其任

兵自勇厲至於輯睦人自安業至於移風政自無闕
至於有典代宗嘉歎之不足圖寫公形列於別殿蓋
麟閣名臣之次也三載朝覲屬今上嗣位惟新大政
授公紀律俾作典刑拜御史大夫旋以文武之柄方
鎮為大南國萬里俾之師長統閱越轉江西公之撫人
也以家勤之以子愛之利用用之厚生生之詔加銀
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紀成績也真拜右常侍扈
從巡狩轉禮部侍郎上還鎬京展謝郊廟公預太常

折無文之禮進封東海公詔徵賢良求其讜言時薦仲兄不敢違詔承詔實蒼生利之宰臣病之與公並命考第者以為異日故事言或有犯投之不疑焉公曰使吾聞所未聞聖朝之瑞也捫居甲科每歲貢士充於王庭心為靈龜事絕請托京師仍歲蝗旱務殷人耗拜京兆尹詔下風行令宣政舉威革難理惠周無告既而痿痺生疾陳乞遂閒上置上將軍員以待功臣先用文儒者耄以寵其選拜右武衛上將軍厥

疾加劇優詔授工部尚書致仕徙家東周富天祿貴
天爵樂天命頤天和以終夫天年嗚呼賢哉公德本
於孝才歸於周從王牧人即戎臨事大略以忠肅慈
惠沈毅莊敏為稱喜善怒惡不必為已論交任人必
惟其忠入為羽儀出作藩翰夔夔然以家人嚴君之
義屬於長兄蓋什卿之祿千乘之賦一以奉之四時
賓客之事車服器用之費一以稟之公與夫人視諸
孤即從唯所授公不敢以禮秩異夫人不敢以居有

私而敬恭和樂之道於是乎久御史中丞武威賈全公之甥也少長於我登朝異門教切義方慈均天性故全之報也稱天下甥舅加禮焉鄭滑節度使隴西李融公之吏也推以腹心齊厥憂寵歷佐三道其間如一故融之報也類天下賓主加歡焉於全也見公之內於融也見公之外然則公之行已與人可知矣夫人蘭陵郡夫人蕭氏始佐公賢終成公貴及公既歿清風如同二孤前左衛兵曹叅軍殿中省進馬宗

參以文學世公之業孝友繼公之志猶日不足以抒
夫罔極於是乎發揚垂裕之義作為銘曰

穆穆宣公為王蓋臣終始明哲優游寵勛在昔理平逢
時尚文高唱寡和長才不羣星河麗天卉木榮春羽翰
方睦風雲構屯乃佐戎師名屈道伸乃登天朝盛美惟
新茫茫南國赫赫北門股肱王室父母生人執憲成式
尹京作則春官主文宗伯尚德出捍牧圉入趨宸極望
實攸并謀猷允塞賢宜翊聖道厄於命方叔元老冉耕

所病明明天子禮優致政曳屣散金頤真保性良辰何
遽厚夜何長歸全故丘鞏洛之陽貞石是勒德音孔彰
於戲宣公百世不亡

雲麾將軍李府君神道碑

楊炎

千極之下曰幽都其氣角立其風精悍常山之下曰
涿野其鎮碑石其神蚩尤海岳迴抱府君出焉雲龍
感召府君感焉惟天永保唐運故府君來朝克生保
臣輔寧太業坐中台者二子銘鼎鼐者六朝當國宣

九合之勲昇堂有八元之族府君諱楷洛先族漢校尉之裔也世居其北遂食堅昆之地實主崆峒之人
大為王侯小為侯霸其精薄日月其動破山川厥後
東遷復為鮮卑之右府君英明淳渾神踴天飛威嚴
生介冑之容魁岸本山河之狀雙舞長劒左盤琱戈
虎嘯於窮溟雲從於大澤有沈謀以忠一作惠中國有
長技以服諸戎天子聞而思之密命奇士要之信誓
君子曰井谷不可以遊龜龍蟻垤不可以栽松栢淮

陰去楚百里絕虞尚父從周樂生歸燕此必精合於
王霸魄見於祥符宜乎萬方而趨一言而感矣是年
冬府君與帳下騎士言曰吾乃祖本漢將辱於單于
之庭而今千年大恥壯士當建功大國上駕真龍曷
有遇風雨而泥蟠無卷舒以蛻變由是奮躍遼海翻
飛上京其來也戎敵生憂其至也幽燕罷警上御前
殿庭列千官鍾石畢陳君臣相賀始問其姓因賜以
家族特拜玉鈐衛將軍先賜以大弓文馬又拜左奉

宸內供奉升玉堂殮沆瀣矣帝曰余欲成幽都殪死
市乃命府君為朔方討擊大總管於是雲麾鐵騎川
動地踴左飲青海北登狼山帝曰余欲宅岵夷破鴨綠
擊靺鞨俘林胡乃命府君兼幽州經略使於是間榆
闕橫障塞三以奇伏五以勝歸帝曰余欲軍北方之
野乃命府君為清軍於是敵也無氣燄之作士也無
踴躍之勞帝曰欲護垆牧使於是憑列走隊法掩亭
院神螭水瑞孔阜充碩帝曰余欲書日月之常教熊

罷之旅咨爾職典彼朔方復命府君為節度副使於
是鎮之以德宣之以威師和年豐罔或不若帝曰余
欲配鈎陳之位養死事之孤乃命府君為左羽林將
軍於是蓬頭射聲上貫牛斗帝曰余欲屠石堡疇其
代謀命曰府君乃命佐中權發大號於是玄黃灑血玉
石俱摧載初中兩蕃不庭有詔府君尋盟舊國單車
從漢二憾來同戎狄變心懼我為患乘主客之勢合
豺狼之兇甲興於門車結其外府君復為死地甘為

國羞仰而騰駒若與神遇橫跳出於虎口伏念歎於
龍顏的盧之師惡可喻也吐蕃之寇河源衝下憑矣
矢口交作府君以精騎一旅濟河之一作而南萬火燎

牙他山三軍出其間道驚寇四潰重圍自解加竈之
奇孰云多也初府君將赴征西謂所親曰余往必剋
敵殆不能歸及班師獻捷歿於中路明達人之委順
君子之忠鄧公之勇曷其智也至若秉季布之然諾
法穰苴之政教勒於軍誌舉合吏能奇謀絕於揣摩故

事留於風俗神對歷象精合晦明勤道不形進而人
莫見也為政以德寵而久彌尊也始自天后之末至
於聖皇之朝前後錄功凡二十四命食邑二千七百
戶封薊郡開國公又加雲麾將軍叅定國者所軍拖
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
未嘗不動勞無私可謂知禮故得大命三贈重侯累
封輅車山玄藏於大室壯圖未極沈疾生勞臨合浦
之秋伏波將老望河源之道征虜不歸其年某月日

薨於靈州懷定縣之師次享年六十有七追贈營州都督賻物三百疋米粟三百石以明年某月日詔葬於富平縣檀山原禮也夫人某郡都鴻臚卿某之女異氣祥合高門鬱興卜隣也鍾鼎在懸受祿也夔龍在席元子大尉臨淮郡王兼侍中光弼河圖鈎合上感神精磅礴於陰陽之和同符於元命之紀次子將作監光彥氣合精勁仁服孝慈列侯於千石之家從事於四方之志少子太保光進合匹忠義縱橫知各

天之辰家物之粹靈乾元中太尉以東諸侯三會於
河再以駟鬃濟於淮海天子美齊桓之志系凡蔣之
盟以府君炳德丕赫積流仁慶追考功績發於簡書
謚曰忠累有褒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堂命宗祝
室有山龍之服饗有金石之和昭宣令圖燠然銘篆
以炎掌史之官也奉命為詞徘徊大名頌耿弇有終
有慶慷慨觀德美張仲為子為臣銘曰

茫茫上天下降狼星崆峒之野焜燿其形於赫巨唐風

雨是經矧伊本邦曷不來庭煌煌府君為國之翰從順
干戎威讐勦亂陰剛萃靈敦碣精悍志不可翫綿綿塞
草天地凝之下此拒狼山野無胡馬殊勲大績玉劒玄
社天空武庫海折崑崙在昔遺慶魯之臧孫曰聖在天
勤於至道既命太尉亦崇太保一門四龍三作元老赫
赫元老氣合清貞白髮垂冕高堂有親帝命韓國祚於
夫人亦詔薊丘下寵明神左鑿貞石垂於將來矧我洪
勛上懸雲臺彼丘之頽此澤之堆悠悠令息萬古不回

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公神道碑

楊炎

昔我乃祖世族闔西左華右河前號後晉食唐虞之地首韓魏之封大輅鞏瑋彤弓之錫此之謂保姓在帝高辛氏在周為司徒在秦為上卿在漢為太尉此之謂世祿太尉之道齊宣父大夫之文似相如此之謂世德內史之採金虎赤泉之斷江龍袁州佐命於齊驃騎重侯於晉建公能官其業此之謂武功公名和字惟恭河東人也為高祖驃騎之曾孫大父諱言

隋朝散大夫國士經術之與高論上庠泊河海風塵
吳輿敗露出補棣州蒲臺今考諱楷河東大夏縣令
以神明之化出綰桐鄉驥跼於轅蛇蟠於沼公賢明
本乎祖德精勁因乎地氣好兵有秦韓之俗受學得
孫吳之書發跡洮隴成功西極仗劒出萬人單車入
絕域則羣兇下拜室胡隧則漠地空所以利建侯成
輅之賞凡三破石國再征蘇祿開勃者三誅達覓者
一始自弱水府別將至執金吾十五攻常冠軍鋒大

小百餘戰竟終牖下初開元中羣雄方盛南寇于閩
公以中軍副鼓行而前雲火照於王庭雷霆起於帳
下故羸師破竹後騎建瓴灌夫之勇也二十七年有
詔四鎮諸軍大出漢南壘問罪蘇祿洗兵滇河旌甲
數萬人城池五十國公以麾下為前四罪之名有官
牢之饋鄺生之奇也後五載有累姓之後來朝京師
金甲善馬織文大貝告於廟之室旅於大庫之庭公
覽傳常遺風烏孫故事并泉可數談笑成功上壯之

賜弓甲一副廐馬二疋伏波之美也明年元帥封常
清署公行軍司馬都虞侯西討石國觀兵海隅歷莎
車臨大夏見條支之卯飲郅支之頭烜兮赫兮雲捲
萬里博望之略也自武衛將軍四鎮經略副使加雲
麾將軍兼于闐軍大使其他兵甲之富寶玉之林公
鎮以清靜同其習俗如鼓簧琴政用大康又遷金吾
大將軍四鎮節度副使金紫之貴樊纓羽旄雄風凜
然壯圖未極方將戴衣冠於地表會風雲於天庭夢

厲成災明淫生戾以十四載五月薨於鎮西之官舍
春秋若干夫人晉陽賈氏被美孟姜顏如桃李靈劒
始合泛於碧海之淖鵠鵠漸冲坐於金蓮之界嗣子
預有霸王之略好倜儻之奇初以右武衛郎將見於
行其天子美其談說間以中興遂西聚鐵關之兵北
稅堅昆之馬起曰城開天郎特拜右衛將軍兼瓜州
督都關西兵馬使又遷伊西北庭都護策茂勲也誅
門人以息羣盜設勇爵以酬諸戎鐘鼓再考駢旄旣

備可以答明君告宗廟揚於祖考有銘篆之功問於
著龜無松楸之舊以月日興次於某葬我公於某所
禮也烏戲昔齊方草昧而衮州降隋室始創而驃騎
興當今受命而武作豈公侯之美必復將輔佐之跡
有歸歟中丞以炎聽於親宗服於祖業捧持簡牘見
託斯文丘陵蒼蒼歸於萬世地連汾水之舊蓋望虞
鄉之古祠遠蒼龍松寒石馬晉人墮淚如看峴首之
碑漢將焚舟遙識祁連之冢銘曰

偉哉忠壯萬夫之冠熊視三軍鷹揚霄漢星殞月窟魄
沉海畔寥落英風功名相半我有令子王之寶臣助參
十亂名畫麒麟光華玉帳出入朱輪祠於上蔡奉我先
人反葬何鄉言歸晉土蒲坂之北汾陰東潁雲雨千峰
山河萬古蟠青蛇兮負騰虎埋金劍兮何時覩

翰林學士李白墓碑

裴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
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脅從得罪既免遂

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
具行止敬嘗遊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
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
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
白故賀監號為謫仙不其然乎故為詩格高旨遠若
在天上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
塵中屑屑米粒蟲睫紛擾菌蠢羈絆蹂躪之比又嘗
有知鑒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間為免脫其刑責

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
免誅其報也又嘗心許劒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
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稀其
本懼失其傳故傳叙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
士為三絕贊公之詩歌與裴將軍劒舞洎張旭長史
草書為三絕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傑相投龍虎
兩合可為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夫古以明德稱占
其官謚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

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若王江寧若宋考功韋
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
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
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
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魏公英公以學行文翰稱者
虞秘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
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屠寺化城之僧得
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

迴味之不足重之為實用獻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林與劉尊師書一紙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見翰林贊志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為作者附於此云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潞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兩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鄆城縣尉李邵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洒掃留絹

集作

綿

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

集作娶下

同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且曰二孫女不拜墓已
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
專洒掃事嘻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
青山白雲共為蕭索巨竹拱墓如公卓犖天長地久
其名不朽此為祭文寫授元宥又為碑曰

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
五字而已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顏真卿

士有牢籠太虛撒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
間而理窟肌分其惟玄真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
齡東陽金華人父游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說十卷
又著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劉
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游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
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叅軍
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
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

泛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
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造化鼓
吹京兆韋誼為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
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亡為宗觀以為碧廬金骨兄浦
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
郡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
為柵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為褐裘
嫂徐氏聞之手為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

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效栢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詩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閑閤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為序因賦栢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水流十年無橋陳公遂為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為席駿皮為屨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挈枝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求得魚肅宗嘗賜奴婢

各一玄真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
漁童使捧綸收釣蘆中鼓枻樵青使蘓蘭薪桂竹裏
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問有何人往來答
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
未嘗離別有何遠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
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厯七年秋
八月訊真卿於湖州真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之答
曰儻會漁舟願以為浮家汎宅沿沂江湖之上往來

苕雪之間埜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踈
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欲若
泥沙希跡乎大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匿去
我思德之深曷以寄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
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烟波淪此身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三

曹成王碑 唐韓愈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大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位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徒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弛聲生勢長觀察
使噓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
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
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
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
告實初觀察使盧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
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

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
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
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
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
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
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
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
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

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
賊還囂鋒蔡山踣之剗斬之黃梅大縣長平鏖廣濟
掀斬春撤斬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蹤汙川還大膊斬
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踏隨
光化楷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授
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
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
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真食三百王

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
西取汝潯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
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
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
令家聽戶視奸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
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燧將慎將鍰將潛偕
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
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微為少宗

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
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
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
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
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
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
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

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
功蘇枯弱強齟其奸獮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
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
示無止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

王公神道碑銘

韓愈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

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
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
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
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
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
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
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
拾遺與陽城合過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

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
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
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
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
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
佐其節度事為叅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
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
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

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為峽州刺史轉廬州
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
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
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
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
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天子曰
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後之
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

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權酷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它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

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
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
墓矣予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
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常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
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
積涵涵而停韡為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
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

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
竭心思顧日渥翔於郎署寯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
蔚不比於權以直友寃鼓捍挫握竟遭斥久淹於外
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暘以醒坦
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
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効上籍其
實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奸訛革風祛蔽於目釋負於躬
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杭稻盈疇人得其所乃

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維德
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愈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
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
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
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
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魯孫

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
林軍錄事叅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梟
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
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
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
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
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
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

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奸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
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
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
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
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
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
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

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
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
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
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
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
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
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為之不御朝郎官
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

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
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
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
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
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
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
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
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

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脩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累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
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
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
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
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

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求厥垂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

韓愈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謩者仕慕容垂國為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為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為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

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
卒官涼之戶曹叅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
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
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為太原叅軍事對直
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奸
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叅謀留府能任後事
戶曹殯於涼涼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榮
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為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

幼長哀感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間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為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姦嬖之大

燕校講民事施罷不踈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
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
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
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
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百邑之
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
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
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

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系曰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更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墓碑四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韓愈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遷造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

行治歷官壽年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
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
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屬貝州大父諱
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為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
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
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
章占上第樂為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為富
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薦

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遷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

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
大熟麥一莖數穗間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
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
語丞相由是退公為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
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
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
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
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竭竭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我
已為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
餽軍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於茲有
靳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於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
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
公後人無怠嗣慶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

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韓愈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
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更名
書於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
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
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
郎選刺虔州割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人屬鑿敗灘石
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
田郎中進服色遂臨於溫築隄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

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甃其城人不歲苦入為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闢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李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於左右權丞相善之錢其說響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

五十萬餘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為州逢水旱喜賤
出與人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所人不病饑而
官府蓄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
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於東都正平
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
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
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
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啟慶自躬於虔洎溫厥
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下完上實師於
其鄉隣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修施褒功刻表丞相之
辭受代而家叙疏及邇疾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
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戒於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
界後承莫不率守有墓於原維樹在經以告無期博士
是銘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
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
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
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
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
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
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
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

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
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
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
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
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
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
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
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

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當此時陳許師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陷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孀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狗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譴呶呌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

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
吾界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
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
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
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
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
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
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

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
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
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
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
軍卒擒蔡奸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
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
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
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忠

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疋宅錦紈綺纈
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
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
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
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
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
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
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

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
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
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
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
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
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
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
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

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奸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
次孰與高下公予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
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
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
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
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
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
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

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衆乃一帽其人為誰韓
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
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為
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奸察其嘖呻
與其睨眄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
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地不留其討
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

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
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
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
三侯人生莫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
慶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韓愈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
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

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立市恩信著
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
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戎
帥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
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勲上
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
大厯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
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

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
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
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
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
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勲為上柱國爵為
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
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
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

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氏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楨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

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
勤其事四十餘年或俾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既明
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勲
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六十八